時代漫畫

8.

程樂發作　　專木棍是打狼，狼也怕人，人也怕狼。

富翁財主式的資本家無疑地應該馬上打倒！

——載吳稚暉致陳公博函中——

時代漫笔

報載南京專電政治消息，胡漢民本人尚未表示願意出洋，中央方面以胡如能出洋考察，當由中央給予較為尊崇之名義，并發一百萬元，以為胡氏及隨員之旅費，以示篤遇元老之意。何其偉大！

●

報載殷同談話：個人意見，關於塘沽協定撤消問題，以為應重實際，塘沽協定之存在，乃為時效問題，如將戰區糾紛一掃而空，不廢自廢，否則僅圖表面勝利，實際仍等於零。是言果驗，應頌大人先生們之功德非淺，而漢奸得人人食其肉寢其皮，仇敵更無論矣。

●

有人問楊秀瓊女士以參加來年世界運動會消息，答稱參加與否，要在政府方面之決定。此為政者之言也。

●

楊秀瓊抱病到高橋表演水上技術五分鐘又十一秒，以享滬人。當時黃沙炭灰載道，男女老幼載道，貧富貴賤載道，觀客怨聲載道，可謂盛極一時。

●

平商界以市當局對苛捐雜稅，迄未稍取消，不顧中央功命，甚憤，商會方面尤甚，正醞釀以總罷市相爭。青天白日之下，『平民』膽敢有此越軌企圖，必為反革命份子所操縱也無疑

●

七月廿五日香水大王 Cody 逝世，國際婦女協會電致各分會，轉囑各該會員國婦女禁灑香水三天，以誌哀忱。我外交家某晉日赴某巨公邸舞會，發覺太太小姐，甚致少爺老爺，無不周身香氣逼人，歸而語人曰：『我國朝野上下，大都不知國際禮貌為何物，貽笑友邦，殊屬痛心之至。』

高橋眼福圖　　王敦慶作

甲：洋錢花了二十塊，光陰丟了五小時，望穿了雙眼，立酸了兩腿，美人魚究竟在那兒？』

乙：『她已經表演好久了！指給你看吧，不論從左從右，或橫或豎數起，第四位小姐就是楊秀瓊。看清楚了沒有？』

江南旱象頓促號稱知識前進的江浙士紳求神，農民祈雨，大鬧倒車一世紀之久。某名醫經濟博士不禁憤然歎曰：『何其愚也！天無沛霖，則人民可食維他命獨多之暹米美麥；久食之且可強國強種，自無疑義。今則捨本求末，皆在缺乏科學常識。』

●

月前各報競載：『閔行吉桃塢農民出外刈草，發現小人一對，長僅五寸；當即嚮前捉捕，偶不慎，踏斃其一，拾而觀之：五官四肢俱備，且為男性……』我國記者，眼光高遠，有聞必錄，誠不愧為『無識皇帝』。

●

曩者廣州江防司令張，建議海浴場中，男女有別，至今猶為人所稱道。本年海港局長鄭，又禁止通衢大道，男女同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男女有別誠與珠江防務及海港警備有邏輯關係，自不待著蔡之決；且其有功於復古運動更非言語所能形容。某神經過敏之外江老曰：『想必明年更有一紙禁令，不許夫婦同居，以重禮義而明廉恥。』可謂胡說霸道矣。

●

江北人張阿根以拉車度日，已二十餘載，慘淡經營，心力交瘁，比以年事漸高，精力愈益疲弱，以致神經衰弱，眼目昏花，現且患有糖尿症，每日均赴工部局醫院檢驗，前數日檢驗結果，尿內糖質，竟達五六個cc，病勢頗為危險，茲經減為三個cc，但據醫生云，係飲食少進之故，病勢仍無大減，囑須摒除一切事務安心靜養，並須易地治療，始能奏效，同鄉人李四小子先生等，亦勸以遷地療養為愈，故本人擬於最近期間，前赴莫干山或返原籍作長時間之休養，惟日來天時酷熱，出行諸多不宜，擬俟熱度降至九十度以內時，再行首途云

●

喇嘛白智慧，向居北平，今春赴杭參加時輪金剛法會，旋來滬涉足洋場，流連忘返，金盡落魄，猝成瘋癲。或謂我佛有靈，報應不爽云。

●

最近教部明令解釋女教員生產期內應得假六星期，其代理人薪金須由學校另給。一般誤解『生產』二字之男教員，亦擬提出要求獲同等待遇。

邊地風光

(一)一日五洗的回教徒。
(二)終身不浴的蒙古人。
(三)從小就怕雨，見水不赤脚。
(四)大漢住窰屋。
(五)上身熱得要剝皮，下體還穿大棉袴。
(六)漢人集中地，有猪玀旡標識。
(七)吃葷的和尙(蒙藏喇嘛)。
(八)小脚爲大同(山西) 兒公認的特點美。
(九)上卅歲的山西婦人非三隻脚不能穩步。
(十)夏令之西北婦女袒胸露乳，是不足爲奇。

讀活書

欲認識一個人的個性及其生活環境等等，非有密切交誼不容易知道他的底細，然而，往往在他面部表情和行動上略加注意也稍稍能理解他的一切。若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一地方的特徵所在，亦非經長時期採訪不能得其梗概。這次記者道出邊塞得與蒙漢回藏同胞或作友誼上的接觸，或發生間接與直接的關係，得到不少膚淺的認識，現在將他們的生活和異地風物用繪畫來表現；宣示給多數國人。如獲充分的機會，當長期與讀者作相見之禮。

讀書本好像把頭往智識的囊里探索，所謂『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樣的求學問是最輕快便宜不過的方式，然而，並不是學問都在書本里，不過書本是作者畢生或一時間從事實方面努力

邊地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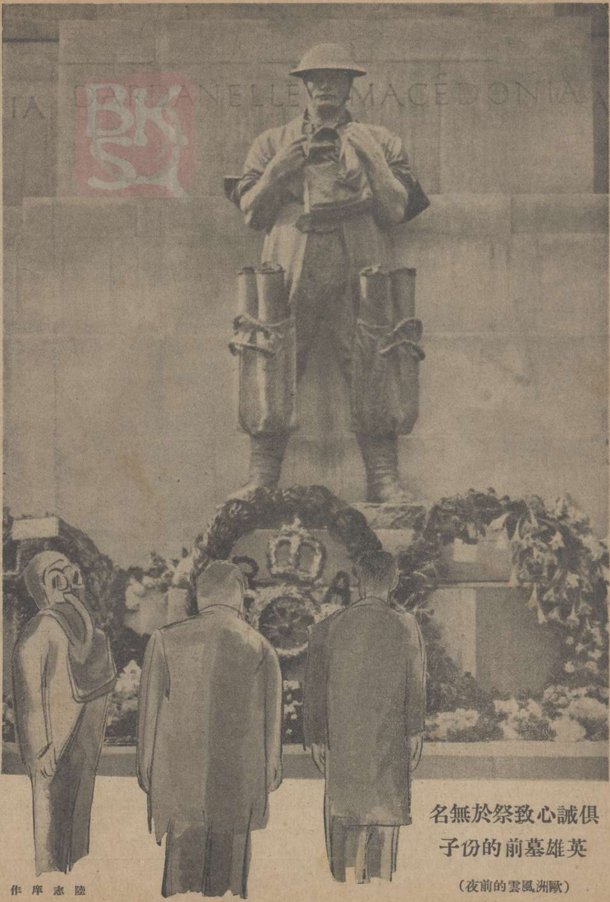
的經驗和成功利用這工具來報告發表而已。以幅員的廣大萬物的繁博，誰說不出門戶的秀才皓首窮經的下去，就算一位健全的學者；現在必須明瞭事實，再和書本校對下的心得來從事發明創造，然後學問得有眞正的闡明。

從先知倡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非常顯著地是指多將理論與事實的經驗去對比。反轉來說如果單從事『行萬里路』呢，那末和一位汪洋大海里生活的船老大一樣，這位船老大自小從與危險奮鬥中經驗得來的智識相接觸，一方面並不知道書本上的學問，所謂『師心不師古』，於是他永遠得不到在他身外有千百倍以上的學問，直到老死，也不會有對照的心得和相互反應而生的創造，因爲缺少了切磋而磨練的功用。

記者過去常鑽在書本里下埋首工夫，然而剛愎的個性往往小視書本里名人的著述，或斥爲做作，這並不是書本資料不好，因爲那時對於事實沒有對照過，所以不發生信仰，無信仰就儘讀萬卷書，也不會發揚或創造出半分力量。

三年來經過十五省走遍三萬里，對於有些書本便大爲折服，很覺得牠一字一言莫不從體驗危險和刺激中得來，所以對於讀書的信仰也就自動建立起來。

沈逸千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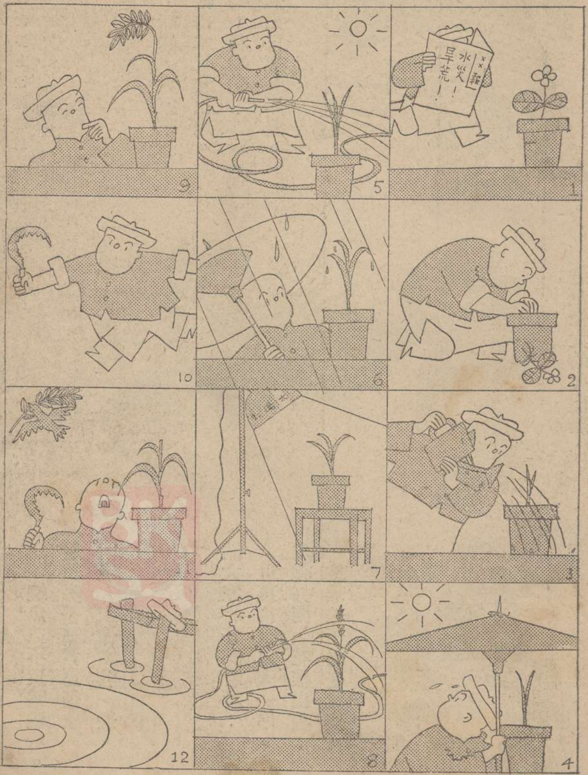


俱誠心致祭於無名
英雄墓前的份子

(歐洲風雲的前夜)

陸志庠作

防荒者的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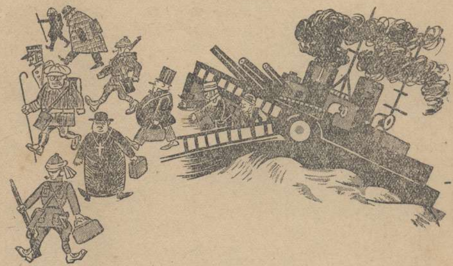


葉淺予作

『聯合世界上被壓迫的民族共謀解放。』
『全世界民族一律平等。』
——抄錄三民主義表解民族主義辦法

弟弟，妹妹，大家來看！
碧綠海水也會出煙。
啊喲喲！啊喲喲！
黑煙兒已經到岸邊。

這是條大的火龍船，



鱷魚並不及牠難看。
所以鼻子裏冒烏煙；
走起來像雷響一般。

請大家再仔細看看：
肚裏出來白人一串。
皮靴打開，花樣出現：
玻璃珠子把金塊換。

手舞足蹈大家來看。
嘻，嘻，嘻！哈，哈，哈！
白人來做我們『可汗』，
將來快樂人家眼羨。

他們個個大腹便便；
我們人人挨餓受難。
鞭打，流血，還要流汗，
先苦後來本該很甜。

誰知我們受了欺騙？
他們快活得像神仙！
我們起來反抗看看，
大大小小魂飛魄散。

廣告中之新聞資料

報僮

報紙上的社會新聞，外勤記者有時費很大的事纔採訪得到。但是廣告欄中有不少的啓事之類，祇消加頭標題，便是絕好的新聞資料，可惜報館記者注意不到。閒無事看報，新聞專電看得無味之時，又翻廣告欄來看。以不出一星期的時間，得到以下幾則，特爲加上標題，戴頂帽子，請看這些廣告是不是新聞。但讀者若以爲抄的是新聞，并非廣告，則有剪下原底，製版爲證。

中委李烈鈞逐子

▼不守校規被除學籍

▼衰老多病無力管教

中委李烈鈞氏、有子名贛鵬、先後肄業公時中學、聖約翰高中、以不守校規、均被開除學籍、李氏憤其怙惡不悛、特登啓事脫離父子關係云、豚兒贛鵬、先後肄業公時中學、聖約翰高中、不守校規、均被開除學籍、不遵家訓、怙惡不悛、烈鈞衰老多病、愧無能力管教、特自本日起、脫離父子關係、謹此通告、李烈鈞啓、廿三年七月卽日、

南洋烟草公司內部糾紛

▼股東爭權利陷公司於危亡

▼小股東組織與大股東對抗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資本鉅大、爲我國烟業巨擘、但近迭起糾紛、小股東認大股東跋扈、險象環生、故組織小股東團與之對抗、昨已成立、茲錄其啓事如下、竊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自簡照南先生獨手經營、成績昭著、迨南洋公司公開招股而後、營業蒸蒸日上、可爲我國實業界一大曙光、鄙人等亦於斯時參入股東之列、溯自照南先生去世之後、該公司內部之糾紛、繼續而起、一方面則股東互爭權利、另一方面則挑撥職工爲脅迫公司之工具、陷公司於淪亡之境、在所不惜、而各重要份子更利用公司之糾紛、濫支公款、進一步則藉此以飽其私囊、以致連年以來、糾紛不已、前途大有岌岌可危之勢、復回顧公司內部、大股東之跋扈、小股東之隱忍不敢言、則有大魚食小魚之概、對於公司、對於個人、險象環生、實堪痛心、鄙人等目睹危局、豈可仍作壁上觀、實有急起直追、挽救狂瀾之必要、用特喚起我全體小股東共同聯合起來、一方面求澈底解決公司之糾紛、一方面求清除內部之積弊、無論任何艱苦必須達到最後目的爲止、此啓、馮麗記　劉華生　招志福　穆如英等啓

王李拒絕任申新事

榮宗敬退休後

麵粉大王榮宗敬、近以所辦各廠、週轉不靈、宣佈退休、一面請政府救濟、一面委王禹卿繼申新紗廠總經理、李升伯任紡織部事務、但王李均拒絕不受、并各登報聲明、王氏啓事云、鄙人向來專任福新廠麵粉部業務、他事概非所知、今承榮宗敬先生以申新紗廠總經理一職見委、鄙人再四思維、實難肩斯重任、除正式函辭、仍請榮先生勉爲其難外、特此聲明、李氏啓事云、日前報載榮宗敬先生啓事、以申新紡織總公司紡織部事務見委、升伯因原任職務繁劇、不克兼顧、業於昨日致函并面懇榮先生收回成命、當蒙諒解、業已取消、至於代表棉業統制委員會協助辦理申新整理工作、仍照常進行、此啓、

普善山莊收埋施棺數

半年來

▼收埋一萬九千廿五具

▼施棺八千一百七十二具

(上略)普善山莊昨刊啓事云、敬啓者、本山莊辦理施材、掩埋暴露、并醫院施診給藥等善舉、歷有廿餘年、關係地方衛生、實非淺鮮、惟向無的款、全賴　各界善士熱心贊助、藉以維持、查本年一月份起、至六月份止、半年度、共計收埋大小材一萬九千另廿五具、施出大小材八千一百七十二具、閘北新民路普善醫院施診給藥共計二萬三千五百五十丁號、值此天氣炎熱、久旱不雨、勞苦之人、每有受暑患疫、因之死亡者已屬不少、來院醫治者、亦有供不應求之勢、工作日見繁劇、開支愈形浩大、經費竭蹶、需款孔殷、務求　諸大善士大發慈悲、慷慨樂施、源源接濟、共襄協助、功德無量、敝山莊不勝馨香禱盼之至、惟乞　慈鑒、總董王一亭、(下略)、

聞人黃金榮患病已痊

滬上聞人黃金榮氏、近日抱恙、(中略)昨發啓事致謝友好云、金榮近爲溽暑所困、偶攖小疾、辱承各方好友、或親臨慰問、或函電垂詢、誼切九天、銘感五中、衰老之軀、無補時艱、慰誨之雅、益慚蟻悃、茲已喜占勿藥、尚須小事休養、即能恢復康

健、用特登報鳴謝、以慰親朋、此啓、七月十九號、

鄭正秋謝絕外務

▼登報感謝國醫謝也農

▼辭去團體職專心編劇

明星公司協理鄭正秋自導演姊妹花獲利、使明星復興後、對於劇本益加致力、又以患病得國醫謝也農治癒、故刊登啓事誌謝、並辭去各團體職務、專心劇務、其啓事云、秋也弱不勝勞、勞甚則病、病則求治於謝也農先生、先生則必有以愈我、我唯乍愈復勞、勞而復病、病復求治於先生、先生乃力勸我休養、但休養爲我環境所不許、致月前有大病之釀成、親友憂之、多有勸我易醫者、我信先生甚、執不可、仍始終服先生藥不輟、祇較前勉爲節勞耳、卒賴先生力、不久轉險爲夷、先生眞良醫也、感謝不盡、更亟爲之介紹焉、先生閱病多、嘗兼在善堂醫院等處服務、歷時十餘年、活人無算、治病能不冒險而又絕不敷衍、無偏見而又極負責任、其診所在法租界芝蘭坊十九號、抱病者曷往試之——再者、秋病劇時、曾將所任各團體職務、一一函辭、乃承各會不棄、先後議決挽留、且推代表親來慰問、感佩良深、并此道謝、第大病雖去、仍忌過勞、爰請繼續給假、俾免病如走馬燈之復來爲幸——又秋因多病、前於外來函件、往往百不一復、今益怕煩之極、後有關於團體公務或電影諸事者、懇請直接致函彼團體或公司、萬勿與我個人、否則有誤不負責、至事關請託、尤不敢接受、謹向前者道歉而後者鑒諸、

泰豐隆煙紙號爲僞冒美麗牌火柴向大中華火柴公司道歉

據云、本號以美麗牌火柴物美價廉、風行全埠、前曾取廢棄之美麗牌商標、黏貼於他廠各牌火柴盒面、冒混出售、嗣被大中華火柴公司發覺報捕察獲、事後本號深自疚悔、不應作此仿冒他人商標之事、茲經挽人向大中華火柴公司懇商轉圜、業蒙俯允、免予提起訴訟、本號感愧之餘、謹此登報道歉、

陳彭年敬謝親友

敬啓者、彭年陋室告成、爰營還居之日、感荷愛我親友、或錫篇章、琳琅四壁、或貺珍玩、燦爛一堂、更復隆儀惠賜、高軒枉顧、蓬蓽生輝、幸何如之、粗具餚饌、不足云報、謹登報端、藉申謝忱、惟是役力不周、招待簡慢、尚希鑒諒、幸甚幸甚、

尋夫汪濬之

自君於五月廿七日出亡後、校中師長無不懸念、認爲無論有何種困難、均可陳明、負責保障解決、家中老幼及各方親友不明眞相、尤爲憂念、見報後如能回家、望即回家一行、否則亦盼來函說明近況、千萬千萬、妻翟如蘭謹白、再如有至親好友知濬之下落、將彼踪跡函告安徽滁縣南街美容理髮處後進周祥齋先生者、則感戴大德、自當重謝、此啓、

王陳氏爲子媳分居事

鄭重聲明

逕啓者、氏子王子廉與媳王蔣賽菊因夫婦失睦、感情不能融洽、爲免除將來意外、冀雙方徐圖恢復起見、已於本年五月經子媳雙方同意、邀集親屬、並委託余華龍律師證明訂立分居合同、約定於合同成立之日起、即行分居、並由氏作主、撥給祖遺己田六十二畝八分七釐五毫九絲、爲媳蔣賽菊終身贍養費用、俾其無生活困難之虞、但祇能收花、雙方不得變賣或抵押、按既立合同、則子媳雙方自應恪守無違、絕對不得再生意外枝節、深恐戚屬親友不明眞相者、用特登報通告、至希 公鑒、

李烈鈞啓事

豚兒贊鵬先後肄業公時中學聖約翰高中不守校規均被開除學籍不遵家訓怙惡不悛烈鈞衰老多病媿無能力管教特自本日起脫離父子關係藉此通告李烈鈞啓二十三年七月四日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小股東團啓事

王禹卿啓事

鄙人向來專任福新廠麵粉部業務他事槪非所知今承榮宗敬先生以申新紗廠總經理一職見委鄙人再四思維實難肩斯重任除正式函辭仍請榮先生勉爲其難外

李升伯啓事

日昨報載榮宗敬先生啓事以申新紡織總公司紡織部事務見委升伯因原任職務繁劇不克兼顧業於昨日致函面懇榮先生收回成命當蒙諒解業已取消至於代表統制委員會協助辦理申新整理工作仍照常進行此啓

鄭正秋感謝國醫謝也農先生並啓事

普善山莊啓事

敬啟者本山莊辦理施材掩埋暴露等善舉歷有二十餘年關係地方衛生實非淺鮮惟向無的款全賴各界善士熱心贊助藉以維持查本年一月份起至六月份止半年度共計收埋大小材八千一百七十二具施出大小材一萬九千另二十五具

北新民路普善醫院施診給藥共計二萬三千五百五十五號值此天氣炎熱久旱不雨勞苦之人每有受暑患疫因之死亡者已屬不少本院醫治者亦有供不應求之勢工作日見繁劇用支愈形浩大經費竭蹶需款孔殷務求諸大善士大發慈悲慨慨樂施源源接濟共襄協助功德無量敝山莊不勝馨香禱盼之至 王震 總董王一亭 主任王駿生謹啟 總辦事處六馬路二一〇號

黃金榮啓事

金榮近爲溽暑所困，偶攖小極，辱承各方好友，或親臨慰問，或函電垂詢，切感九天，盛誼銘五中，慚媿無補時艱，尚須小事休養，茲已喜占勿藥，即能恢復康健，用特登報鳴謝，以慰親明，此啓。七月十九號

泰豐隆煙紙號爲僞冒美麗牌火柴向大中華火柴公司道歉

陳彭年敬謝親友

尋夫汪濬之

王陳氏爲子王子廉媳王蔣賽菊分居事 鄭重聲明

復古運動

黃嘉音作

就算不是開倒車年，今年至少也該說是復古年。

人家在推進着時代的巨輪。我們呢？我們在阻礙着。

人家跑到時代的最前端去，是新時代的衝鋒隊。我們呢？我們連後盾兒也沒資格做！我們遠遠地躱在後邊的最後邊；不，和人家的隊伍離得遠呢。

人家在二十世紀的新階段上向前猛晉。我們跟不上人家，也故意不跟。我們要回到十八世紀，十三世紀去了；不，我們要見我們的周公去了。再會，再會吧，二十世紀！

今年的中國眞可說是天花亂墜。甚麼提倡讀經啦，禁止男女同泳啦，念經救國啦，禁止男女同行啦……前後嚮應。眞是各有巧妙，花樣不一。

做大人先生似乎非發出一些「黨國前途，曷勝榮幸」的復古通電不可。

大人先生們爭着關心世道人心，於是乎汗牛充棟，全國上下左右，洋洋灑灑，莫非復古文章。

有位朋友告訴我一個笑話，說有位投機的文人，想編一部「復古文觀止」。然而我告訴他說，這是辦得到的，這並非笑話。

我們並不是說人心世道用不着關心，更不敢說「人心很古，世風日上」。不過我們不敢以爲禁止男女同泳同行以後，「黨國前途」便可以「曷勝榮幸」了，我們也不敢相信請喇嘛念經可以救國，我們更不敢相信強迫當今的青年去讀經，便可以糾正人心。我們不敢相信人說的鬼話。

大人先生們的眼光如豆，本來也難怪。毛病還是在於一班倡行新法的時髦人物專揀簡而易行，可以暢一時之慾的新法皮毛來學。

其實話也很難說。封建的遺毒實在是根深蒂固了。就是在自命爲新青年者的腦中，封建的遺跡也還斑斑可考。

有幾位朋友是二十世紀新教育下的大學生，而且是時髦的大學生。裝飾入時，西裝筆挺，頭髮光滑，看起來該是思想正確的新人物了。然而事實却不盡然。二十世紀的新裝，也會裹着一付十八世紀的腐爛的骸骨啊。那天，大家照例在公園里散步，可巧某女子體育學校在那里演習體操，拍攝影片。一隊隊的青年女學生，穿着操衣，褲子當然短在膝蓋上，玉臂也裸露於微風中。一，二，三，四，排成各隊的陣勢，表演各種操式。這種玩藝兒在中國該也是少見的吧，於是乎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了。具着難得的康健美的青年女性越操越起勁了。想不到這時一班時髦的大學生看不過去，竟搖頭擺腦大發其牢騷，說年紀輕輕的女學生裸臂露腿在衆人目光炯炯中操演，像個甚麼樣子。大有有傷風化，亟應打倒，以正人心之概。似乎是說二十世紀的女子，還應該深藏於閨閣之中，以免拋頭露臉……似的。然而你可不要以爲他們腦子冬烘。不，一點也不冬烘！祇隔了四十八小時，某影戲院有×花園在表演裸（該可以這麼說吧）舞，大家却趨之若鶩，他們現在是在欣賞曲線美，提倡舞藝了。他們說舞女不妨裸露其玉體，閨閣却應深居簡出。把人分做兩種來看，這可說是新發明的女性兩元論了。

二十世紀的新裝，裹着一付十八世紀的骸骨。

國產新救國法——阿彌陀佛。

摩登大學生的思想不可捉摸至於如此，何怪乎姨太太滿堂的狗肉將軍看見女學生遊公園而搖頭太息，提倡男女授受不親!?

我們當然不至於喪心病狂到替淺薄的色情的性感狂喝采。然而我們也不替掩耳盜鈴的復古運動者助威。我們祇要求對於女性解放以及正確的新思潮的澈底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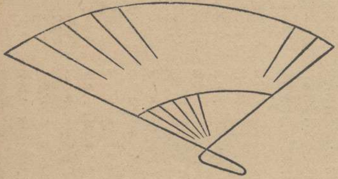
國粹精選

胡考作

中西合穿

如果「中西合穿」，有那個說是不倫不類——這傢伙便是腐化？

在這新舊思想錯綜混亂的中國，正需要「中西合穿」才顯得適合時代。「中西合穿」就是黨國要人，也很多實行此道。第一：這是一種便利，第二：比如吾們救濟農村要穿中國裝，可是棉麥借欵就該穿西裝。而現在「中西合穿」那就可以隨時隨地救濟農村，隨時隨地白化借欵了。不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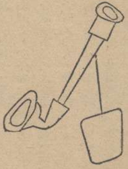
白紙扇

天熱的時候，正是那些農民們用苦力的時候。

天熱的時候，正是那些紳士們搖「白紙扇」的時候。

搖「白紙扇」的紳士是天天在替你們窮人打算的。

你們應敢去為主子盡些力量呀!?



旱烟桿

大少爺不知怎麼一來看見一根「旱烟桿」。當差的對大少爺說：『這是鄉下人用來抽烟的。』

可是不打緊，吾們的大少爺忽的便勃然大怒：『媽的！中國怎麼不要亡？鄉下人也居然抽烟……』

大少爺把個烟捲屁股用力扔着。

油盞燈

孫醫師回到故鄉去的時候，發現那些老百姓的屋子裏，都點着「油盞燈」，他向那個老朋友發牢騷似的攻擊這「油盞燈」的不衛生，可是那個老朋友便回答了下面的話：

『你們不要性急，等國聯的技術合作問題一實現，外國政府便可以最神速的替吾們中國的鄉村發展衛生問題。』

紙錠

中國是那麼窮！

可是遠在十八層地獄下的死鬼，是比洋鬼(?)富裕得多。因為不一定是資產階級，就是小康之家的兒媳們也會逢時逢節燒「紙錠」給他們的祖宗，讓祖宗們在九泉之下享百世清福。中國是那麼窮！

可是「紙錠」產量的浩大，是養活了一部分勞苦份子。

故「紙錠」不一定化費在鬼的世界裏，就是人類社會也有牠偉大的效能？

廣東的新文化

廣東人

據說廣東是我國革命策源的地方，海通最早而人文最盛。辛亥之役，首先發難於黃花崗；民十五的國民革命，誓師於黃埔；戊戌變法，則有康梁；奠立黨治之大基，則有孫中山總理。廣東這地方，的確有點令人嘖嘖稱羡。可是，朋友，你別把念頭轉錯，以爲廣東既是革命的地方，則廣東人全是革命的人物，俗語說：「樹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兒」。我們廣東，雖不是一等大地方，可是枯枝與乞兒是不缺少的。頂頂革命的人物有，頂頂反革命的人物也挺多；頂頂開通的新人物不少，頑頑頑固守舊的人物也數不盡。

土耳其革命，把舊文字廢於一旦，改用羅馬拼音文字；我們廣東卻有人在這個年頭提倡學校讀經。土耳其革命之後把婦女的面幕扯下來，我們廣東卻有達官貴人提議禁止男女同浴（而不限於私家浴場「所以爲達官貴人之方便」）禁止男女同浴，既已見於煌煌禁令矣，又復有達官貴人提議禁止男女同行焉。「翻舊如新」這恐怕算是廣東的新生活，也許就是革命策源地的革命政治了。

據研究社會心理學的朋友說，大凡社會上對於男女兩性之間的禁忌，不外因爲迷信和嫉妒，在此兩者之外而仍有禁忌的主張者，就無非所以便私圖而已。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種心理吧。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這樣的標語格言對於「在位者」既不發生什麼效力，則男女禁忌由於迷信一個理由便不成立，可以不談。

說嫉妒吧，這就可以說說了。自己尚未結婚或尚未得到戀人的時候，看見人家成雙成對地同來同往，安分者惟有羨慕於私心，不安分者便不免妒火中生了。一部分反對男女同╳的人，動機大概是由於此。可是話又說過來，顯貴的人們，只要他有這條心，便何求而不得，何必嫉妒人家的成雙成對？

有人說，衛道已成投機，禮防所以迎合在上者的意旨，提議禁同浴者實獲鋒頭於先，則我亦大可以藉禁同行之議而略收餘名於後。究竟這事情，這禁令，是否可以強民，是否可以富國，是否有勝於禁戒烟膏，是否偉大於禦強寇，他何嘗計及。

我聞年來廣東蠶絲慘跌，蠶女乃自鬻而爲生；我聞廣東鄉間盜匪充斥，勒收行水，轟炸渡船的事情時有發生；我聞戒烟膏（即鴉片烟）由官家公賣，並有武裝同志爲之守護；我聞金融不景氣，地產業弄得走頭無路。凡此種種，似乎皆非當務之急，只要男女同╳的禁令一行，則天下太平矣。

廣州市馬路風景最近將來之預測

澳門的骨幹

按澳門爲廣東香山縣屬一小半島，是珠江門戶之一（形勢見左角地圖）。自明嘉靖三十年葡萄牙人納稅賃居，沿住至今。迨清光緒十三年立約永讓，遂淪爲異域。然界址迄未勘定；致時有被人侵佔事，亦未曾爭還。

吳神符作

各爲膺服的主義而運動

——法西斯蒂主義與自由主義——

陸志庠作

王敦慶設計

(一)有太白遺風而日作牛飲者——燒酒瓶

芳誘男性的舞女小星——香水瓶

(反新生運動又購仇貨的人——荷蘭水瓶

(3)

(2)

(1)

(使駢四驪六的古文家——臭藥水瓶

(五)再醮婦拖來拖去的兒女們——大油瓶

(六)從事綢緞及洋貨業的夥計——雪花瓶

(七)善作漫畫或幽默文字的人——鼻烟瓶

(八)硯田筆耕絞腦筋的勞働者——墨水瓶

(7)

(5)

(8)

(6)

瓶與人的展覽

王鈺槐攝影

(九)洋行小鬼以及電影明星等——生髮膏瓶

(十)善於鑽營而無孔不入的人——膠水瓶

(十一)妬嫉丈夫愛野草閒花者——酸醋瓶

(十二)渾渾噩噩不明人間事的人——漿糊瓶

(16)

(十六)充官署或商行中的女職員——小花瓶

(11)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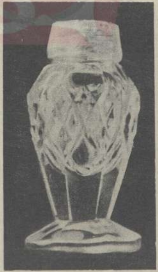
(12)

(10)

(十三)棉花裏藏着針的笑面惡人——鹽水瓶

(十四)年事既高又終年多病的人——藥水瓶

(十五)記大報不敢記的小報記者——胡椒瓶



(15)

(14)

(13)

報荒的農人：『天有兩個多月不下雨，井已乾了，河也乾了，實在沒有水去灌田，秧稻是這樣地枯死了！』

地主：『難道連你們的自來水龍頭也壞了嗎？』

陳涓隱作

玉蓮蓬

傅紅蓼

（一）那麼一雙奶

野楊梅樹的葉子，那麼密地遮蓋着，喜姑娘提着一桶洗過的衣裳，在樹陰下那塊大石上坐下了，額角上淌着汗，太陽在頭頂上像盆火。

—今年眞旱哩，河水都沒有了，這麼熱！

喜姑娘低頭看着那汗濕了的竹布衫，順手解開兩個鈕扣來吹風，大奶便那麼顫動地掛在胸前，人有些茫茫然！

—男人全不是好東西，兩個大奶有什麼稀奇的，値得那麼喊着玉蓮蓬！

喜姑娘心裏那麼想，但自己看着那對雪白的，豐腴得尖尖的奶頭，心想自己的奶也許是太美了，倒眞有些像玉蓮蓬。

喜姑娘有那麼一雙奶，村子裏人全迷了，趕着叫她玉蓮蓬。玉蓮蓬是張二底媳婦，張二還有一位老娘。太幸福啦，張二娶着這樣一位媳婦；但是誰知道呢？兩口子還沒過到一年，連江村裏鬧着匪，官兵開火啦，張二眼睛被火藥炸瞎了，老娘嚇的得了病，一直到現在。喜姑娘靠着兩條手一顆心，租田種傭傭工，東村跑西村，西村跑東村，一家也還那麼平安地過着活。可是今年就糟咧，廿幾畝田全曬乾了，天還沒下雨。早稻垂了頭，范老爺那裏借的田本（註）馬上就到期，拿什麼還呢？喜姑娘不敢想。……

知了在樹上喊着熱，村子裏四處，是水車聲。

突然地在老遠的前面，悅着一個細條穿西裝的長影子，喜姑娘心裏一陣跳，提起水桶，那麼迅速地連頭都不敢回，便朝着家裏跑。

屋子裏張二坐在床沿淌淚水，連茶飯都嚥不下去了，老娘躺着在喘氣。

—怎麼啦！

喜姑娘話都沒說完，人是那麼悽涼地靠緊了張二。

—你聽呀，娘這麼喘，我想找個先生看呢！

張二拉着她底手。

—那來的錢呢，算了吧，張二嫂一天就够累了！我年紀老啦，要什麼緊呢？

娘在床上那麼哼着，大家全哭了。喜姑娘撫着張二底肩說：

—讓我想法子吧，不要緊的。

（二）發現了玉蓮蓬

太陽把地全曬裂啦，喜姑娘坐在院子裏土階上，心是像團火。長工阿二還在田裏踏水車，院子裏死般寂。

輕微地，前頭送來一陣脚步聲，站着一個穿西裝的瘦條的影子，臉上那麼笑嘻嘻地。

—張二嫂！

喜姑娘心裏又是一陣跳，野楊梅樹下底的影子

姨媽日記之一頁

沈淪

又想起了！自從那一天—上星期六的晚上一直到今天，我常常像掉落了魂靈似的整日價昏沉着。如果有人要問「爲什麼？」我也不知是什麼原因哪！

讓我把那一天晚上的情景重溫一下吧；這味兒較喝糖茶還甜哩！

× × ×

『我也不愛瘦，我也不愛肥。我要愛一位，像你這樣美。不瘦也不肥，……』

黃昏時候了，雲少爺嘴裏哼着桃花江那調兒踱進我的房間裏來。—這是初次呢—我不得不站起身來迎着他。

『姨媽！爸還沒回來麼？』

『噯！雲少爺，你才從杭州來麼？他今晚有應酬，恐怕打一夜牌也不定，常常這樣的。』

眞不知爲了什麼，長得好看一點的男人我見了便臉紅；雲少爺長得比好看的還好看，使我格外感到一陣羞澀，再也禁不住那紅痕滿滿地爬上臉來，他恨不得捧住了臉見人呀！

『請坐！……』

『姨媽也坐，自己人別客氣。』

還是雲少爺大方一點。他兩手插在褲袋裏在沙發上坐了。我不敢對他正眼瞧，隨也趣趣地就原位坐了下去。可是，碰得不巧，他的座位正對着我成一直線，我只得低着頭。

『杭州的西湖玩過麼？姨媽。』

『沒有呢。普渡倒去過一回。』

『西湖很好玩，幾時姨媽同爸一起去游玩幾天？』

『他的應酬忙，怎有閒工夫玩西湖？雲少爺，你讀書的學校不是在西湖邊上麼？』

說話時我不好不抬起頭來，不過雲少爺的視線總是那末踿住在我的胸前。節候交了夏，衣服穿得很單薄；而且在這時候，我的呼吸很緊促，胸部自然跟着呼吸的姿勢而起伏。雲少爺不長進，掛着凝兒單注意這些成什麼樣？好在沒有旁人哩。

『離西湖遠呢！』

『噢：………』

我是他的姨媽，他是我的孩子，這兩個年青人碰在一起是不

終於是又來了，她是那樣膩煩地站起來說：

—范少爺，是不是來逼欵子呢？請你寬一些日子吧，天旱，誰想得到？早稻收不成，我們還沒命呢！而且家裏又病着人！

—爲什麼我一來就是要欵子呢？不能來看看你！誰病了，請先生看了沒有？

范少爺眞會說話，空氣馬上便調和了。他看着胸前那麼美的一雙奶，心房起了一陣熱。

范少爺是大學生，人是那麼漂亮地。據說暑假裏他要實驗一下什麼革命的鄉村生活，所以便來到連江村。范老爺呢，乘便叫他到村子裏逼逼借欵，另外還派着賬房趙先生跟着來。

連江村裏沒有紅嘴唇，黑眼睛；但是范少爺却發現了玉蓮蓬。玉蓮蓬眞太美啦，范少爺一個多禮拜了，那樣細心地，關照着喜姑娘，無論什麼事。

院子裏靜靜的，聽得見心的跳躍。

—要不要什麼錢用呢？快些請先生去吧！晚上請你到我那裏來一趟，等我替你想法子那一筆借欵，不是嗎？簡直太苦了！

范少爺那麼熱心腸地，遞過去十塊錢，叮囑着晚上必須去一趟，人便走了。院子裏又是那麼靜。

(三)這麼一晚上

晚上，一點風都沒有，星在天上擠着眼，喜姑娘心如一團麻。

長工阿二坐在土階上，大蒲扇搧着呼呼地響。

—張二嫂，今年恐怕不成啦，天還是那麼碧藍的！僱工吵着工錢呢！

喜姑娘簡直沒聽見，阿二又說：

—他媽的，天災人禍老是一塊走，這年眞要窮人的命！

阿二和張二哥把兄弟，自已只剩一個人了，人可是那麼有義氣！一直幫着張二哥，就從沒拿過一個錢。他壓根兒就恨透了范少爺那一類的人，不是嗎？有錢的人就不是好東西！所以范少爺常常來看二嫂，他心裏便不痛快；喜姑娘這時爲了阿二還沒睡，也就沒敢到范少爺那裏去。院子草堆裏蟋蟀唱着催眠曲。一切像到了深夜。

—還不去睡嗎？我可支不住了。

阿二拉着蒲扇走了，院子裏只剩喜姑娘一個人。她聽聽屋子裏的人，都已沉睡，心還是那麼雜亂地哄哄。

—范少爺今天不很正勁嗎？人家也許是好心。早稻大概是完了，借的錢，怎麼還呢？去看看吧。橫豎不會把我吃掉的，也許這筆欵，可想法子呢？

喜姑娘人是那麼昏昏然地，站起來朝着外頭走去，夜帶來一些陰涼。

到了范少爺住的地方，也是那麼靜靜的，喜姑娘輕輕推開門。

—進來呀，快一點！

范少爺穿着睡衣，迎上去關了屋門。桌子上可擺着那許多菜，另外還一壺酒。

容易措詞的；談什麼好吶？我同他似乎都陷在難堪的景況下沉吟了；苦悶了！

『姨媽，你每天晚上作什麼消遣？』

『聽無線電裏的說書，或則「打五關」，或同小大姐「接龍」。此外也沒有什麼可做，除非瞧小說或早睡；你父親每晚須打過一點鐘才得回來。』

『今天父親命我陪姨媽出去玩。姨媽，你有興緻麼？』

這顯然是雲少爺撒的謊話。如果老頭子不是豬油蒙了心，他怎會把年青的姨媽交給年青的孩子伴看。

『你父親不會這樣麻煩你吧!?』我眞忍不住笑啦。

『我不瞎說咳！姨媽，父親的命令我們不好不遵守呢！』

我也沒有閒心情去戳破他的說謊，反正，順水推舟依了他也未嘗不可，老頭子天天窩在妓院裏尋快活，你同他孩子難得出去玩一回，礙什麼吶？

『雲少爺，你喜歡玩什麼，我陪你去就是。』

最後我們決定先去瞧國泰的電影，如果時間許可，再上大滬去跳舞。

像做了一個好夢，我給雲少爺輕易地誘惑上了。

在電影院裏，他對我說了許多親熱的話。黑暗中他撫摸我的手，輕輕地說：『姨媽，我愛你！』

『雲少爺，是姨媽屬於你父親的，可是姨媽也愛着你呀！』

這幾句話我迸不出口，黑暗中我掉下了兩點眼淚來替代了這幾句話。

瞧完了電影，我模糊地，傀儡地給他挾上汽車。我不打算再同他上大滬去。倒並不是爲了老頭子，實在我受不住那種精神上極度的苦痛哩。但是經雲少爺幾度的懇求以後，轉盤仍然掉向向西去的一路。車像脫了絃的箭，一瞬間便到了目的地。

走進了舞場，一顆心就格外悶的緊。眼睜睜望着一對對一雙雙的年青的人迴旋在一起；而偎在我懷裏的年青人是喚我姨媽的孩子。我不能躺到他的懷裏去，正同他不能喚我 My darling 一樣。這是如何懊喪的事！

『姨媽，儘樂一下子吧。縱然我們失去了男女間的愛，我們該有母子間的愛呀！』

『然而這母子間的愛會療解我們的飢渴嗎？』我心裏頭這樣想；『而且一個年青的姨媽同一個年青的孩子間的愛，未必有人能

—怎麼晚飯還沒吃啦？

喜姑娘心裏纔覺得有些那麼地。

油燈，跳着金黃火焰，范少爺，心想那兩顆玉蓮蓬！

—也喝一杯，好不好呢？

范少爺遞過去一杯酒。

—不，我馬上要走咧。

—忙什麼呢，喝一杯吧！

范少爺兩隻手，已伸到胸前來了，觸到跳動的大奶，細胞裏在澎漲。人那麼緊靠着她。

—別這樣！

喜姑娘移動了坐位，胸前擺動了一下。

多美的玉蓮蓬呵！

—那你喝這一杯！

范少爺眼睛斜了，呼吸很緊促。喜姑娘喝了酒，站起身，朝着外面走。但是頭却那樣暈，人都迷糊了，范少爺便一把摟到懷抱裏。

多豐滿的乳房呵，和那一身白肉。喜姑娘心在跳，人却那樣柔輭地說不出話。從乳房到肚子，從肚子到大腿，慢慢地發現着熱，胸前是那麼重地壓下來，人却慢慢清醒過來了，全身都是汗。

天，黑黑的，星在擠着眼。

(四)玉蓮蓬破啦

一個星期之後，張二從茶館裏回來的時候，在路上聽見那麼多小孩子的叫喊：

—天旱啦，張二哥背上也裂得像了龜紋。

—不是嗎？張二哥眞漂亮呀，新作的綠草帽！

—玉蓮蓬破啦，張二哥可惜看不見！

話來得很蹊蹺，張二急自己是個瞎子看不見，回家找阿二，據說已經是三天沒回來了，於是他那麼求情地向着喜姑娘說：

—張二嫂，我要你呢，今晚你陪着我吧！

—什麼話，我不懂。我那天沒陪着你呢？

張二想到那些田，天作旱，低頭不作聲了。

夜裏三更天過去了，張二從夢裏醒來，喊着妻，妻沒答應，一股原始人的傷感，張二那麼難過地，在瞎眼裏流出淚水。自己想還活着幹什麼呢？窮的人還加瞎眼，有錢的人迫着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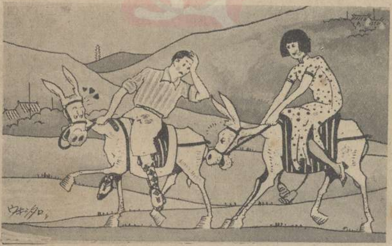
輕輕地，繩子套在頸子上，人搖蕩在空間。

……………

第二天，天還是碧藍的沒有雨，野楊梅樹底下也弔着喜姑娘。范少爺帶着賬房趙先生來張二家逼欵子，於是連江村便傳說着這麼奇怪的無頭案。

(註)田本便是種田的本錢的意思，是一種土語。

張樂平畫



『略帶點危險性的愛』(一對的驢)　竇宗洛作

了解啊！』

心裏頭躍着，脚跟頭跳着，偶然從門帘縫裏吹進一陣風，風給我一些樂觀的氣息，自己安慰自己：「不要過慮，不要過愁，更不要錯過了今宵！」

打過一句鐘，我再不能捱下去，雲少爺還是戀着這溫馨的場面，勉強離開了的。

『姨媽，你不妨打電話給父親問一問，牌打完了沒有？假使沒完，我們玩暢了再回去。』雲少爺站住在大廳門前說的。我聽了他，重新回舞場去借打電話，老頭子回說：『還有八圈牌沒有打，你先睡。』估量要打過夜哩，我回去發獃!?六十歲的老頭子尚且需要異性刺激，我十九歲的鮮花一般底姑娘畢竟不是傻子。

經老頭子的一激，我的思想，我的行爲，立刻轉變了另一途徑。我坦白地給雲少爺摟抱着，我沒有一點慚愧，我愛他，他不是「姨媽的孩子」，我不是「孩子的姨媽」。我全身的血液緊張起來，我恨不得赤裸裸的躺在他的懷裏，緊緊的擁抱他。這才復了仇—不過缺少復仇的勇氣，我怕這虛僞的社會—

夜半過去了，在天色微曉的當兒，我們倆趁興駕了汽車兜風。雲少爺一面駕着車，一面摟着我上半個身子撫摸著，我獲得他很富足的安慰，我希望永遠在黑夜裏生存。

『雲少爺，你父親命你這樣子陪你姨媽玩麼？』

『姨媽，我的小母親，願你處罰我這孩子吧—』

『孩子，你知道犯了罪？可是你年青的姨媽也犯了罪哪—我的孩子，「今宵」已過去了—且待你父親的鞭子吧—』

『姨媽……』聲音抖的緊，車子驀地停了。

『雲少爺—……—』

『我們有母子間的愛，我們有友朋間的愛，姨媽，好人，我們該更進一步，發生一點夫婦間的愛呀—』

『這是不可能的。雲少爺，讓你年青的姨媽少受一點罪孽吧—你父親的鞭撻受得了，你親友的嘲笑受得了，唯有社會的制裁我們受不了？雲少爺，除非我們讓汽車的輪子輾碎了身，永遠不想去見你的父親，見社會上萬千人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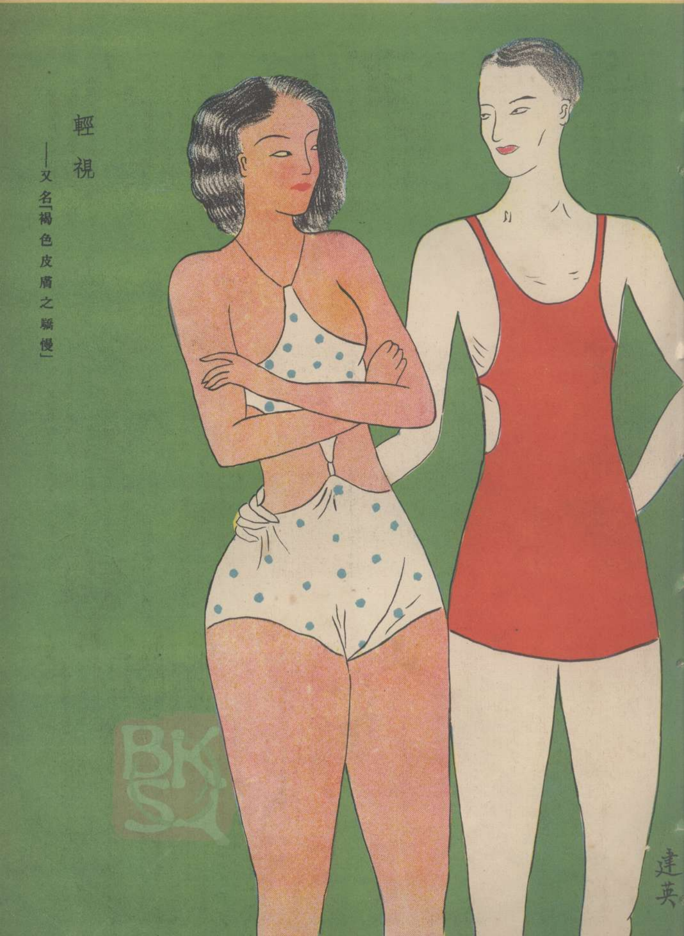
『……………』

『姨媽的身體雖然屬於你父親，姨媽的心是屬於年青的孩子的。雲少爺，你必須了解我的心。—』

但是這孩子何嘗會了解我的心—他一味地苦苦哀求，求年青的姨媽給他一點精神以外的安慰。然而我沒有力量毀滅猙獰的社會。天理、人情、國法、那些頑固的鎖鍊把我緊緊的束縛住，我把什麼去安慰他？

『我們是超越一切的愛，姨媽，我愛姨媽不止是一年一月一日咧，從姨媽屬於父親的一日起。』

(完)



輕視

——又名「褐色皮膚之驕慢」

建英作

明朗者八月之唇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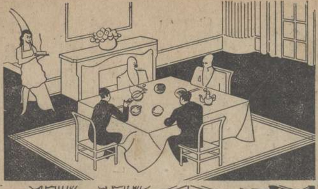
提倡國貨
經濟支配
土地清丈
鞏固邊防
收復失地
滅醜類
懲治貪污
普及教育
發展交通
廢除苛雜

不婚姑娘的自剖

黃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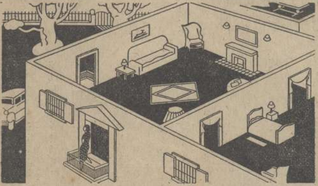
我差不多是已經不想結婚。

我的大姊姊結了婚，姊夫每月拿出薪俸的二分之一給她「當家」，凡是她家裏的東西，又要好看，又要好吃，又要耐用，又要省錢。姊夫陪着客人回家，要立刻弄出一桌好菜，客人有女太太一同來，姊姊得坐着應酬。客人要打牌，還不是一桌麻將，二更天三更天也許客人不走。



二姊夫是個闊氣的，洋房在北京城裏頂瓜瓜的，住在裏面的人不知有多少體面呢－二姊可住厭了，她常說要回鄉下，二姊夫反正也是個鄉下人，雖說他在外國住的，好像一個外國人了。二姊夫喜歡跳舞，北平禁止跳舞，外國跳舞場不在禁止之列，二姊夫每天晚上在外國跳舞場裏？雖然有人說他自己并不反對禁止人家跳舞。

二姊夫洋裝穿得比燙過的還要挺，皮鞋天天換一雙，穿着是那末格登格登的。頭髮是光得來，一根雀髮也沒有。二姊姊告訴大姊姊，說二姊夫每天晚上兩點鐘回家，回來睡一覺，早上八點鐘出去辦公。生病他也要出去辦公，也要到晚上兩點鐘才回來，回來睡一覺，明兒早晨又要辦公去了，打個電話到辦公的地方問一聲，可不是嗎，連個人影兒也沒有嗎。回頭問一聲汽車夫，汽車夫說是在那裏辦公。



二姊姊曉得二姊夫外面有姨太太，并且不止一個，人家也都不喊她們姨太太，可是二姊夫從沒有說起過這椿事。大姊勸二姊說，既然他沒有說起過。意思就是男子不敢公然的爲非作惡，也已經算好的了。

我三姊本來滿好，可是每年要生小孩子。在家一天到晚弄小孩子而已。我家老王媽說三小姐，二小姐，大小姐，讀了這麼多的書，都是白讀，一點也沒有用。老王媽的意思是讀了書一定要做官，小姐們不可以做官，可以在學校裏做個先生，夠多麼……－這……內是什麼，老王媽也形容不出。大概是……吧。可是老王媽又很圓滿地告訴我，說，我想，三小姐，二小姐、大小姐，的福氣不小，大姑爺人好，二姑爺一直做大官，三姑爺也快了。三小姐出了嫁，個兒一年大一年。從明年起，我們要叫她三姑奶奶。快得很呢，再過七八年，大小姐也快四十歲了，總要稱她姑太太了。

我告訴我大姊，我說還是不結婚寫意。

在我們家裏，你看，有流水，有山，有清朗流暢的境界及窗明几淨的房舍，有小鳥啾啾唧唧，有一樹一樹的青梅爛桃，有蔓遍了的瓜田，有嫩紅的火黃的小小的野花朵兒隨處開着，有豔羨我們的人，我們還在有時候要搶了看的書，更還有愛我們無微不至的慈母。

愛吃什麼東西，就吃，愛睡，就睡。愛躺着看一天書，就躺着看一天。愛一個人獨居要一整天不和別人談一句閒天，也得由你。寂寞之中忽然來了三兩個友人，無話不談地說盡了半天的話，看大家在夕陽之中靜靜散去，這又是何等的快活。怎麼甘心放棄這樣好的生活去憧憬那結婚？

一個女人結了婚，追來追去祇曉得管住她的男人，人有這麼許多工夫管他男人的嗎？要女人管的男人，必然是個壞蛋？誰願意給壞蛋做太太－在沒有結婚以前，情書之外，還要買糖買一切送給他的未婚的太太以爲必然喜愛的東西，結了婚，老婆到了手，糖也沒有份了。

然而大姊說，一個人總要結婚。

二姊說，你不結婚有人要看相你。

我聽見別人不同情我的話，心裏總有幾分着慌。眼睛裏看出了嫁的少婦們，覺得個個是利慾薰心的，這種氣息怎麼不是她們的丈夫傳染給她們的呢？

想想，我有點兒不大想結婚。

周汗明畫

相身裁衣，獨家經理。

(右頁彩印)陳涓隱作

七月十四日看燈記

張雪帆

在沒有到十四號以前，張家婆婆就那麼說：

「今年燈一定比往年多。」

十四號張家婆婆五點鐘吃好了夜飯，就來催：

「你們快點兒吃飯，遲了恐怕要擠的。我去叫李師母。」

媽給她這麼一催，就連忙泡起飯來。這一天吃飯眞沒有味道，飯又熱，媽又是那麼的催：「快！快！」咱又便急，又心慌。吃了半碗飯就吃不下去。

飯剛吃好，張家婆婆就來啦！她說李師母就來，叫咱們趕快換衣服，說好自個兒去了。

李師母來了，還帶了二個小孩來，咱們衣服也換好了，張家婆婆可還沒有來，於是，李師母提議：到張家婆婆家裏去。

不約而同　林豪作

走進張家婆婆家裏，咱就去敲門，聽見張家婆婆像掉在水裏那麼的極喊：

「別進來！我在換……」

總有一刻鐘，張家婆婆門開了，衣服還沒有換好，仍舊是方才去叫李師母的那一套。

「你衣服爲什麼不換呢？」李師母問

「………」張家婆婆不響，咱對她的床一看，嗨！衣服眞多，一件一件的睡在床上，那麼平穩地。

於是，張家婆婆再換衣服，慢吞吞的眞討厭，換了總有十多套，才換定。

咱們一共是六個：張家婆婆，李師母，李師母的兒子，李師母的女兒，媽同我。

問題又來了：張家婆婆說乘什麼車子去，李師母說乘黃包車去，張家婆婆說坐汽車去，因爲汽車好，又穩，又快。媽也贊成坐汽車去，於是，「少數服從多數」。咱們決定乘汽車去。

在汽車裏，張家婆婆說要到八仙橋去看燈，李師母說到外灘去，最後還是聽了媽的話：到顧家宅公園去看燈。

顧家宅公園門口，燈像燒紅了的鐵板，那麼煊煊紅的，人也是挺多的，像潮水似的湧進去，於是，咱們也排了隊，手攙手的擁進去，張家婆婆第一個，李師母同她的兒子女兒塡末。擠到門口，李師母的兒子哭了起來，說頭給巡捕打了一棍。李師母於是把兒子抱了起來。

咱們擠了進去，李師母的兒子還在哭：張家婆婆點了點人數，只有五個，李師母的女兒給擠走了，於是，李師母一手把兒子交給媽，又擠出去尋。

等了總有半點鐘，李師母來了，手裏拖着女兒，女兒臉上掛着水。

「今年燈多！」張家婆婆說。

咱們朝左手轉彎，看見飲冰室，李師母說咱們進去吃幾杯冰。進去坐好，李師母要了六杯赤豆刨冰。

李師母的女兒，一顚顚地訴着委屈，李師母的兒子還是在哭。

刨冰來了。李師母問價錢，要三角伍分一杯。李師母抱了兒子女兒就走。

「咱在×××吃，亦只二毛錢，你們的東西又……。」

園裏的燈那麼綠幽幽的，李師母的兒子說有鬼，於是又哭了起來。

剛安定了一會，李師母的女兒要小便，李師母就領了女兒去找個人稀點兒的地方去小便。咱們就在樹那邊等她。

警察：『你什麼不穿大掛？』
乞丐：『先生！我連這破褲兒還是偷來的呢！』

林家春作

李師母來了，那麼急忙忙的，女兒的褲帶瞧模樣也沒有束好——褲帶子大半根露在外面。

拖了咱們就走，到門口對咱們說：

「嗨！時世眞不對，今天同女兒到那樹背後去小便，嗨！算你老娘倒霉，你猜我看到什麼？時世眞不對，你猜我看到什麼？一個男的同一個女的，臉湊臉的在……時世眞不對……。」

李師母說要回去了，說這種地方怎麼立得下，我吃了三年長素：「呸」！說着又吐了一口唾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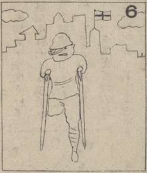
到家裏，李師母吐着唾涎：「呸！呸！」

第二天張家婆婆問起，你們看見些什麼燈。

大家都答不出，還是李師母的兒子好，他說看見湖裏有燈會走路的。

（註：七月十四日上海法租界舉行民主紀念節）

黃嘉音述



（完結）

大戰前奏曲

太平洋上的大演習

董遜作

大學軍訓的形形式式

譚惟翰作

高調的典型

李康年作

甲：『請問九一八事變，是中華民國的那一年？』

乙：『？……』

林豪作

面對面

董遜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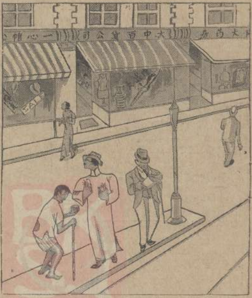
視線角度

硬角

李康年作

牆轉角

張樂平作



前後左右

張鴻飛作

平一面

丁深作

蹺角

盛公木作

金瓶梅

曹涵美畫

……婦人道：既恁的，請叔叔向火。武松道：正好。便脫了油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櫈子，自近火盆邊坐地。那婦人早令迎兒把前門上了門後門也關了，却搬些煮熟菜蔬，入房裏來擺在桌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裏去了？婦人道：你哥哥出去買賣未回，我和叔叔自吃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來家吃也不遲。婦人道：那里等的他。說猶未了，只見迎兒小女早煖了一注酒來。武松道：又叫嫂嫂費心。婦人也掇一條櫈子近火邊坐了，桌上擺着盃盤，婦人拏盞酒，擎在手裏，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酒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盃來，說道：天氣寒冷，叔叔飲過成雙的盞兒。武松道：嫂嫂自請。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盃酒，遞與婦人。婦人接過酒來吃了，却拿注子，再斟酒，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一徑將酥胸微露，雲鬟半嚲，臉上堆下笑來，說道：我聽得人說叔叔在縣前街上，養着箇唱的，有這話麼？武松說：嫂嫂休聽別人胡說，我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就是了。婦人道：呵呀！你休說，他那裏曉得甚麼，如在醉生夢死一般，他若知道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盃。連篩了三四盃，飲過，那婦人也有三盃酒落肚，烘動春心那裏按納得住，慾心如火，只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己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兜攬。婦人起身去盪酒，武松自在房內，却拿火筯簇火，婦人良久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里，一隻手拿着注子，一雙手便去武松肩上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服，不寒冷麼？武松已有五七分不自在，也不理她，婦人見他不應，匹手就來奪火筯，口裏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來熱，便好。武松有八九分焦燥，只不做聲，這婦人也不看武松焦燥，便丟下火筯，却篩一盃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下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匹手奪過來，潑在地上，說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婦人推了一交，武松睜起眼來說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的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傷人倫的豬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羞恥，爲此等的勾當，倘有風吹草動，我武二眼裏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婦人吃他幾句，搶得通紅了面皮，使叫迎兒收拾了碟盞家伙，口裏說道：我自作耍子，不值得便當眞起來了，好不識人敬。收了家伙，自往廚下去了。正是『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

閒話集中

陳丁平作
周汗明畫

女：你是個汎愛主義者吧？
男：誰說？
女：不然怎麼恁多的女朋友？
男：朋友是朋友，愛人是愛人呀！
女：誰們是你的愛人？
男：祇有一個，你！
女：胡說，你在小嬌面前說她是你的愛人，……
男：不，你且別生氣，你該想一想，也許別人在離間我們的愛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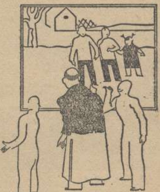
甲：黃包車，小茶場，快點，快點！
車夫：前面電車壞了一輛，擋住了好些車子，請你耐耐性子。
甲：爲的這個，我才雇你的車子，不然，我自己早跨過去了。

刼者：放下你的所有！
某一：我只有二十根金條在這裏，全數獻給大王。
刼者：你的！
某二：大王，饒命！這是世界上最美麗風騷的女人，獻給你。
刼者：哈哈哈，你們只需女人和金錢？
某衆：是。
刼者：我抑需要你們大家所不需要的！
某衆：大王究竟要什麼！假使沒有的話，又怎辦？
刼者：放心，你們個個都有！哈哈哈，我祇需要你們這班財迷色鬼的性命！

●

父：孩子，將來你打算做個什麼樣兒的人？
子：不上戰場，不見槍炮，終日跳舞喝酒，一生藏在女人窩子裏的全國一等大將軍。
父：你錯了，「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除非是享的老頭子的福。
子：那麼你就該趕快去當兵。

老師：孩子們，爲了你們的國家，該絕對禁慾，强健你們的體魄。
學生一：先生，那邊來的幾個孩子是誰家的？
老師：那是小犬們。



學生一：先生和師母爲什麼不禁慾？
老師：………………
學生二：那又有種說法了，是爲民族的前途設想了。

●

張老爺：仁兄，爲嗎不教你們少爺進大學，將來出洋？
王委員：進大學，出洋？爲什麼？
張老爺：將來可以掙大錢呀！
王委員：我看倒不如省下這筆大宗款子，留着生利錢，有了年頭也就可觀的了。

●

母一：女孩子天生的喜歡漂亮。
母二：這話倒是眞的，可是男孩子太隨便了，沒有一個時候想到漂亮。
母一：不，也有時候的。
母二：什麼時候？
母一：需要女人，追求異性的時候。

●

英國警察：今天（七月四日，一九三四）是國家成立紀念日，不許哭！
科學家：朋友，請原諒我，居禮夫人死了。
警察：她是什麼人？
科學家：一個女科學發明家，發明鐳原子的。

警察：那有什麼了不得，我還以爲是什麼議員或是什麼銀行經理的夫人哩。
科學家：她是法國有名的女人物。
警察：原來還不是美國人？更不許哭！不許哭！

●

城市小姐必需：燙髮，眉墨，胭脂，口紅，指甲油，香氣，旗袍，內衣，吊襪，女士福，絲襪，皮鞋；戲院，舞場，酒吧；「愛情是人爲的」
鄉下姑娘祇有：亂髮，天生眉，蒺藜汁，胭紙，皂夾，宮粉，衣服全是大開襟式，布條的褲帶，腿帶，自製經帶，筍托，草鞋；田頭，場前圩後；「也得顧些羞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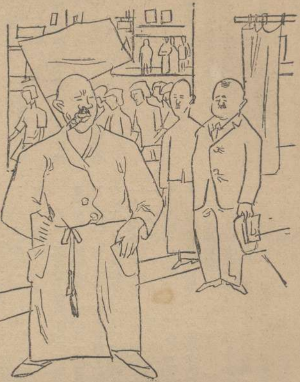
李委員：多日不見，一向在那兒的。
汪祕書：在北平住了三四個月，前天回到南京的。
李委員：嫂夫人沒有隨駕同行，一個月前好像在太平路上見着？
汪祕書：她沒有同去，她如今懷孕在家。
李委員：哎呀，兄台年老得子，可喜可賀！懷孕幾個月了？
汪祕書：據她告訴我，還沒有三個月哩。

社會階層名言拾零

陸志庠作

資產階級

懶散地吸吸鴉片煙，抱所有的玩意兒消，閒消無所謂好無所謂不好。



大人物

工作不力，怎麽會做得好，我的計劃你們懂得，但是未照我的話切實做去

勞動者

一年是三百六十日，天天過得不十分好，有事是今天的，說不出明天是什麽樣!?

小市民

模稜都覺得中肯，上當乃意料中的事，好則取而得之，不好呢，當然沒有意思要犪。

學校生活描素之一

蜜斯何

江風俠

宏亮的鐘聲向全校播了一陣後。「上課！」，幾百人的意識裏都同樣感覺着。

樓梯上霎時踏着雜亂的皮鞋礴。漸漸第一教室的學生都坐滿了。

梧桐葉伴着西風在簌簌地叫，幾秒鐘後，教室裏喃喃地講話聲開始活躍。

—阿Ｃ，也許蜜斯何今天沒有來罷！—陳胖子故意在尋問。

—呸！老早在預備室裏照鏡子了。—阿六頭回過去搭理。

—Don't talk……Keep order！—近視眼老徐裝做一面孔正經。他的鼻子貼近着書。

—惡賴，惡賴！—張老四的油腔從人堆中穿了出來。

飛機軋軋地翔皐過天空，威脅了靜美的晨光。

教授還沒來，教室裏的閒話愈講愈多。

—當心飛機跌下來啊！

—不錯，跌在大胖子身上要變肉泥漿。

—彈棉花兒！

—莫吵罷，就快來了。

遠遠地，高跟鞋的進行曲迫近來了，一種精神抖擻進度急速的步調，那自然是英文教授新從美國鍍金回來的蜜斯何了。

在新大陸鍍過金的，一切的姿態都脫了中國樣。

蜜斯何的儀表出現在大黑板面前了，百餘隻銳利的眼睛下了總動員；每一個刹那間，蘊蓄着每一種異味的情調。

校役阿二揣了掃帚經過，韓蘭根式的吊長頸子伸進窗來一探，又縮了回去「噓！」坐在近窗的同學捺不住喝了起來。蜜斯何正在翻點名冊預備點名，應聲抬頭一瞧，她說：

—諸位，這是不對的；因爲我們已經置身在教室中—是幾句婉轉流利的英語。

一陣「Here……Here……Present……」緊張過後，蜜斯何站起來，手捧着教本。

她移步到桌旁，整個的身子面着大羣的學生；她的全身玉照給每一個瞳子攝了進去。這是非同小可的場面；因爲蜜斯何是澈底歐化了的，她的奶凸得比一般中國小姐高，並且喜歡在胸前掛上一二朵鮮花，差不多每天要更換的。她穿着西服，兩條閑慣闊步的大腿，豎在高跟皮鞋裏畢挺而雄健，於是學生的視線，各擇所好而投射。有的射在奶上；有的射在腿上；有的射在腹上；有的射在臂上；更有的射在不能描寫的場所，只有很少的射在自已的書本上。如果要說明這一羣學生的心理，大概可以歸納在「青春的騷動」一句裏。

蜜斯何早就發見那些視線的不正當，默地認爲精神侮辱，心上雖很不愉快，可是無法抵抗。

今天她講發音，提出了一個「With」來叫大家讀，第一名點着陳胖子，叫他試讀。

—回死—小陳的末音顯然不正確。

—不對—蜜斯何微搖着頭，燙鬈的髮絲輕鬆地撲了一撲。

一個一個讀下來，十分之六是讀「回死」的。

於是蜜斯何提高了清脆的嗓子糾正了：

—看我的嘴—英語—眼睛不要在不必要注意的地方亂張！

她以爲這方法可以使許多不規則亂張的視線集中在她嘴上看發音的動態。

她冷笑了一聲，接着說：

—這with應該讀做「回茲」的聲音；th的發音要以舌尖舐住門牙的陰面的。注意，看我的嘴！

一時「回茲」的聲音在教室中熱烘起來。

李康年作

題客：『我愛你……』

今文觀止

徐心芹選

一、北平五道廟碑文

（眞憑實據，如有不信？請至北平一觀。）

『人生於世，莫大於爲善！欲爲善，莫大於修廟，更莫大於修五道廟！五道廟者何？門前有大樹一株焉！人云：「樹在廟前！」吾云：「廟在樹後！」何也？敬列芳名於後：（下略）……』

二、某涼茶店通告

（眞憑實據！謂余不信？請坐一路電車或一路公共汽車，到北四川路天潼路下來，訪問過去，只化銅圓二枚，吃碗涼茶，便可領略矣！）

北四川路某廣東涼茶店，出賣廣東藥茶，原售銅元一枚一碗，後每碗加銅元一枚。恐顧客反對加價，乃製就黑底金字之通告牌一塊如下：

『銅圓跌落，有如水之就下矣！物價騰貴，又如日之東升也！工値倍增，由米珠而薪桂耳！涼茶加價，非水漲而船高乎！諸君惠顧，豈因此而介意哉!?』

……等由，准此，相應錄出云云。

三、刁鑽詩話

舊詩，大多數新作家向來不作，作想來也凑不好。古今人詩話也多。我這裏僅檢刁鑽的談談。

前聞安宜晚器軒主述其令叔居揚州時，嘲戴姓詩云：

『小戴不戴光耐曬，買住不住租住賣。』

蓋戴某身材不大，頭上光光，又不戴帽子而很能忍耐太陽之晒曝，自己買了房子不住，反而租房子住，繼又把買的房子賣了。寫實之處，尚可一誦。近見詩友備奴詠藏本出洞詩，雖不工，亦有刁味句云：

『藏本應入洞，怕死命不送。野豹眼睛花，兵船釘子碰！有吉明希奇，無條件轟動。一萬元賞格，我是否虧空？』

四、大衆語之實用

——包車夫謀事之親筆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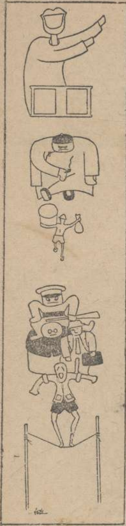
徐家少爺：我阿三，習(歇)工之後，又來親眷們咸(鹹)菜鬼子(註)。一家住滿。工資毛(毫)無，生活發生影想(嚮)。少爺面子在上海熟能生巧。一切力氣吃飯，阿三才(全)會。上信一封，請告幫生意。阿三一家敢(感)急(激)！千乞！千乞！回信廬家灣新橋南肉店代托。少爺少乃（省文也）小少爺小姐請安不一。

信交 ××路××里 洋字門牌××號

徐家少爺 升

包車夫阿三護封

(註)江北人出做傭工，一到三月過芒，便要告辭，此時冬天所醃鹹菜，恰好吃完，故俗謂此等傭人爲鹹菜鬼子。



三句「客套」的圖解

(一)一致對外。「致」者「嘴」也。

(二)涓滴歸「公」。

(三)我們應該站在「一條線上」。

袁光楣作

靈不當場試驗

盛公木作

荷花含蕊六月裏開，
青荷葉上水生苔；
小奴奴看採蓮船上阿哥唱出私情事，
歇凉亭下望郎來。

細妹送條花手巾，
早晨洗面夜洗身；
手巾裏面七個字，
見妹不着見手巾。

六月裏炎天似火燒，
將軍馬上懶拖刀；
風流娘子撐凉傘，
苦煞情哥種田郎。

民間情歌

BKS

淴子浴來去乘涼，
搬張板櫈在南場；
雙手推郎上肩坐，
姐兒扇風郎也涼。

濫竽記(續)

海戈

(五)

由他的口里與時間的經驗告訴我，使我深深地感到我太年輕，知道的事情太少 譬如這學校，連十二班甯甲乙組，不過才七班學生，而教師到有五六十位之多，有些和我狠難見面，如體操教習，一週只有兩三鐘頭的課，「人才太多」，又常常在更換，只好暫且不提。有兩門功課與我相同的，都每天會着：計國文教員除了老楊先生，與胡君而外，還有國文甲他可以用一付眼鏡來做記號，並且滿口的土話；國文乙，國文丙——後者只有三尺來高。還有兩位專改作文的，忘了他們的名姓。英文科我和Red—ball ，方君而外，另有四位至五位之多。別樣重要的學科也大致如此。每班平均有七八位，乃至十餘位不同的教習。但其中有一件決不平衡的事，如老楊先生身為校長，既兼了本校的國文，又擔任縣立中學的課，據說是有交換條件，便是縣中的校長，也在這邊上課。演君亦然。更令人擔心的是有一位理科先生，他常常呻吟着說：「我每週要上四五十點鐘講堂，怎麼得了!」他似乎因此而得到很深沉的肺癆病。別方面卻有極閒逸的同事，每禮拜只任兩點鐘公民，而且僅教一班，按月薪支，只有二元四角市洋，而這是他最重要的收入，可憐的家用也靠着這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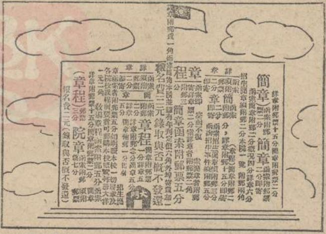
至於學生，倒多少和別的地方兩樣：因了本校經費不足，招考不得不寬，人數也得盡量羅致，是以學生有從未近過學校，來自田間的；有在別的學校退了學，無可奈何轉到這邊來的？前者又分兩項：一種是由於他們的家庭，漸漸感到子弟莫有甚路可走，把他們送進城來混混，以求博得一張中學畢業紅報來炫耀鄉里；一種是自動來的。但他們的宗旨，有十分之七，並不在讀書，這個十分之七，就先滿了第十班的教室。

據老楊先生告訴我，本校曾參與全縣會考國文，十班學生奪取了第一，這也是替我擔心事的好意。可是我並不怕自己的師資不够，而怕他們受毒已深，一時沒有挽回的可能。

但如果你從文字上去看，有十幾本文卷會令你吃驚，客氣一點說，國立大學的學生的中國小楷，不見得比他們寫得整齊好看。而且在文法上，大抵是每句皆通，全篇一貫。甚而抄章引句。全不外行。有時反而使你疑心他全篇都是抄襲。這教改者幾無從下筆，也沒有下筆的可能，除了間或糾正一二個別字之類，單這一點，就確有讀韓非子，老子的資格。可是我都看不慣，譬如「暑期的經過」的題目，他們十九是這樣開篇：

「夫人生在世……」

以下全是大道理，說光陰之不可虛擲，便要學大禹；說怎樣做人，便要引證孔丘，然後對於暑假，有甚麼必要不必要說，有計劃無計劃說，好似「千里來龍」，三二百字之後才到題目。再以下，其過程只有三句，五句，至多十句，這篇文便完了。尾巴是雷打不掉的「誰曰不宜，可不慎哉」，如蒙着題目，便是「百篇通，萬章式」。



教育商業化!?

董遜作

最初我的辦法，擇那比較拉攏題目的，替他圈點，或標點，或加批註，完全舊套的，多發給他一個長尾批。最能表現個性的作品，照例給他一個最優的分數。但往往是全篇替他做過了。結果有三分之二的文卷，不曾及格。

(六)

殊不知卷子還沒有發下去，他們已經在教務長室偷偷地瞧到分數了。這於他們是最初次的而且是最大的打擊—大凡聰明的猾學生，總不愛看自己的作品不及格，他們雖特注意於分數，但口里常常要說，分數於我是不在乎的。(這種情形在女學生中，尤為普遍 當在第二次「濫竽」的時候，更深深地經驗着。)

「銀幕」被我來揭掉，幾乎惹起「鳴鼓而攻」，這是我上課後第二週的事。

講堂上的形式便不對。—本來就不甚對。這原是一帶長廊夾成了兩個狹長的「速二」教室，原有的樓柱，也不曾取消，樓梯就在講台左側。學生上課，倒狠愜意？下課時，精神不濟，馬上可以跑上樓去躺十分鐘，等到第二時教師來了以後，爲了「不缺席」應名，才揩眉拭眼地下來坐着。他們要是對你表示好感，也許比你稍爲遲到；不然，好像一般主人候貴客似的，你愛講不講，他還要聽不聽呢。

講台只有四寸高，站上去，可以看見右邊窗外的石板籃球場，有時兼可以望見對面講堂的學生在打盹。黑板呢，倒是木料做的，許是漆得不妙，粉筆老在同牠鬧脫離，寫一個字要費狠大的勁。但還有難題：講台上是一無所陳，不能坐，不能靠，不能擱手中所攜帶的東西，不得已時只好借首排學生的講桌來安置粉筆。有時，有點好處，遇着值日學生高興，拭乾淨了黑板，可以大膽將全背的全倚在上面。

這次：自然莫有那麼閒逸，但規矩還是在喊起立坐下，不過遠不及初見面時那樣的齊整。「察言觀色」，在散完了文卷以後，我首先提出「曷各言爾志」的提議。

半秒鐘，便找着了發言人：

「先生，你看我們全班的國文程度如何？」

火線從這裏開始了。

「單句做得通的，在你們只有半數，全卷都可以，似乎還狠少：可是這不是緊要問題，最重要的……」

「先生你號分數是採取什麼目標？」好幾個學生同時問。

「最重要的，你們得多讀，點活文章……」

我先補够了話，再慢慢地解釋他們對於分數的誤會。一刻鐘後，大家漸漸鎮靜下來。自然其中尚有多少「流彈」和「冷箭」，當時以射得不甚痛，就遺忘了。

有這樣一個小小的慚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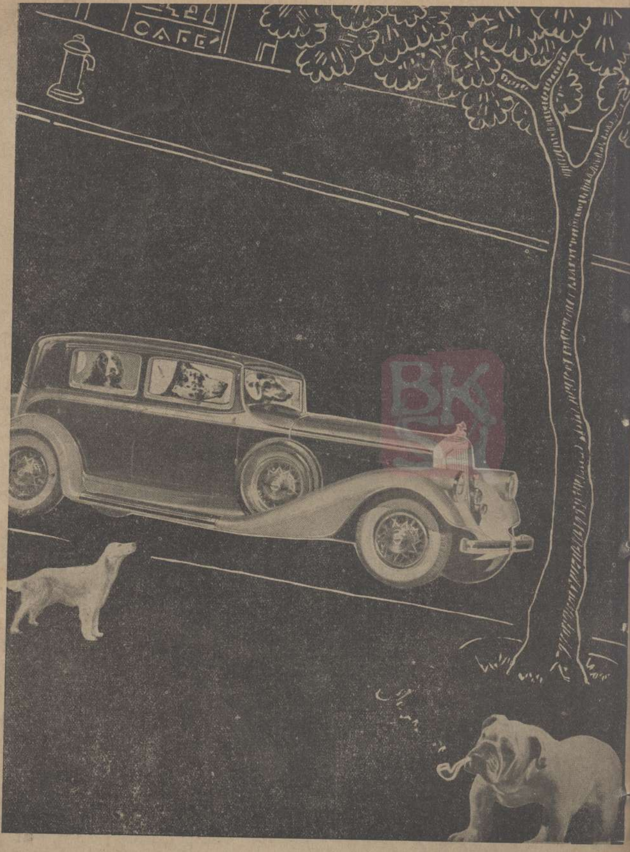
「先生，學生寫錯字，自然不對；先生寫錯字呢，是不是應該的？」

「如果我寫錯了字，當然是我的錯誤，不知道在你的作文本上，有麼？」

於是他把他的文卷拿着，理正氣壯地走到我的面前，一隻手攤，一隻指頭指着「項批」。

……………

經過了這次「患難」以後 十班學生，漸漸和我增加好感。有幾個能熟誦尚書禮記的大孩子，也明白了他們以前確走錯了路，從新掉頭來學習語體文，極力擺脫「人生於世」的舊套。



這個幸與不幸的社會

王敦慶作

SONATA

羅珊

沿着鄉路，那狹長的獨輪車道，六個男人同着一個女人，嘴裏哼着最流行的Jazz樂調，望天空那白雲，瞧四周露出於土壤外的白木棺材，各人靜着走，脚底踏着野花。

（洗淨了都市的塵垢，爽快啊！）

呑這麼多量的好空氣，愉快而輕鬆啊！

各人笑，大聲地放浪着，足下踏着浮土，揚起灰塵，噯！

「噯，輕快哩！」低着聲音。

這是垂柳！

這是白玉蘭！

哈！這條臭湖，圓池塘，荷花，哈！

「初夏的景緻太美好了，我不願意返轉呢，」彎着頸子。

「難道住上一夜不成？傻孩子！」架眼鏡的那男人回答。

（噓！你詩人中之俗物也，嘻！嘻！）

「不帶毯子是不行的，「俗物」云乎哉！難道覆上這些樂器便禦寒了？傻孩子！」

傻孩子，傻孩子，把她激怒了，跑，一溜烟跑到那一塊野草地裏，伸長着身子，爬伏在地下。

「噯眞的生氣哩，別睬我！別睬我啊！」

男的也爬上草地，頭頂着頭，小聲地說話！說好許多哄愛人喜歡的情話，兩個人笑，相視着。

其餘的放下樂器，爬上樹幹枝，學「人猿泰山」裏的叫喊，從這棵到那棵，猴子似地。

樹上的人猿，草上睡伏着的一對情侶！

「這幸福我感得太多了，怕！」輕輕地附上男的耳朶。

上帝安排下給予人類一分愉快一分苦痛的，Venus 的手裏必然握着利箭的，安福的後面當然跟着不幸的啊！

（噯！何必想得太多呢？你已站在我生命之中了！）緊緊地抱着她。

「在物質生活壓榨下的我們，總有一天會離別的，」擒着晶瑩的淚。

「希望我成就吧，讓我有了 Power，使你不致受人欺侮，求遠屬於我的！」水汪汪地望着天空。

"Look at me! closely"當四個憂抑的眼光碰在一起時，兩個人的眼淚滴上草地，像清朝的露珠。

『在這樣一個制度的社會下叨生存，我

人生的五福（寓言）

——譯獻給黃文農君——

Mark Twain 原著
洪 譯

（一）

在生命之晨，好仙女帶着她的籃子來，說：

『這里有些禮物。選一件去，把餘下的留着。要小心，好好地選擇；呵，要好好地選擇啊！因爲其中祇有一件是寶貴的。』

禮物共有五件：名譽、愛情、富貴、快樂、死亡。青年急切地說：

『這用不着想的』；於是他選擇了『快樂』。

他到世界上去，尋找青年所喜歡的快樂。可是每一種快樂都是短暫而令人失望，虛幻而空洞的；而且每樣都在離開他，愚弄他。到末了他說：『我把這些年月糟塌了。假使我能够再選一次，我一定要好好地選擇。』

（二）

仙女又出現了，說：

『遺下四件禮物。再選一次：呵，要記得——時間是在飛着，其中祇有一樣是寶貴的。』

這男人想了很久，然後選擇『愛情』；他不曾注意到湧現在仙女眼中的淚水。

許多許多年以後，在空無一物的家里，這個男人坐在一架棺木的旁邊。他自言自語道：『他們一個個留下我去了；我最親愛的末了一個，現在她臥在這里。孤凄再三地襲擊我；這可惡的奸商『愛情』所賣給我每點鐘的歡樂，我付了一千小時的悲哀做代價，我從我的內心咒詛他。』

（三）

『再選一次。』仙女說。『歲月給你以智慧——那一定是如此的。還有三件禮物。其中祇有一樣是有價值的——記着，留心地選擇。』

這個男人同想了很久，然後選擇名譽；仙女嘆息着去了。

一年年地過去，仙女又來了，男人孤獨地坐在晚景中想着，仙女站在他的背後。她曉得他在想甚麼：

『我的聲名遍傳了世界，口口聲聲都在稱讚我，那暫時在我好像是很好的。那時期是多麼短暫呀；於是妒忌來了；然後譏謗；後來誣告；後來怨恨；後來窘逐。然後嘲笑，那是末日的開始。最後哀憐，那是名譽的墳墓。呵，聲譽的痛苦和災害！在初盛時期是辱罵的目標，在衰落時代又是輕蔑和哀憐的鵠的。』

（四）

『再選一次吧。』那是仙女的聲音說。『還有兩件禮物。不要失望。在當初祇有一件是寶貴的，那件還在這里。』

『富貴——那便是權力！我是多沒眼睛啊！』這男人說。『哈，人生終於是值得的。我將花錢，放浪，炫耀。這些嘲笑我的，輕蔑我的，將在我跟前的灰塵中

們尤其靠硯田筆耕爲生的有什麼辦法呢？』

（抱吻我吧，緊緊地！）

忘記生活的重壓，忘記那猙惡的未來憧憬，溶化了，溶化在大自然的享樂中。

有 Neon light 般善感之唇的，有炸藥般容易爆發的，啊，都會女子的典型！

現在是在田野，池沼，花鳥與大自然似詩一般之陶冶下，開豁，啓蒙她那靈魂；那被都市染汚了的靈魂。

「哈囉，別傷感了，我們奏樂哩。」

白天說了聲再會，黑夜佔領了人間，月亮從樹林裏探出媚人的雙眼，夜之偉大，恬靜，各人吞着夜氣，浴在銀般月色下，草地照耀成一幅天然的綠色鴨絨毯子，那遠遠近近的蛙鼓，犬聲，各人躺上草毯，挾着樂器！

（分配這些吧！我，您，一個個遞傳着）

Saxophone! Violin! Ukulele!

Guiter! Banjo! Mandolin!

鄉村那獨輪車反覆着重物壓榨下的呻吟，一羣野晏的男子們的叫嘯刺破那鄉村的沈寂，歌聲經過田野穿進各個關閉着窗戶的茅屋子，鄉下男女休息着的夜晚，爬進那微弱的星星似地煤油燈光的木柵窗——歌聲。

悠揚的音樂，串珠似的喉音，各人沈思，擱下樂器，深深地嘆了口氣。

（輕快哩，這好天氣，夜晚的野晏呀！）

（這好情景也僅祇眼前這一刹啊！）

「噯！」十四隻眼睛集合在一堆，那銳利的沈默之光啊！

偉大的死一般地沈默！

「您們可曾想到那些被飢餓壓迫者的痛苦？」

「想到又該怎樣？沒有權力的我們這一羣可憐人！」

「整日夜在機器輾壓下叨飯糧的人們……」我想起了，女人揚起頭。

「不就是那黑烟冒出的處所麼？」

「漲着奶水的可憐女人，在亭子間裏飢極號哭的生命！」我看到。

（這里是和平，恬靜，理想的國家啊！有閒階級的高等享樂！）

總有一天會到來的，我們會像他們一樣地做苦力去！

（還遠哩，時候還早着呢。）另個男人微笑着。

七雙脚在獨輪車道上移動，步子挨着步子，恰是都市教堂在打着晚禱的鐘聲時候。

（註 Sonata 是一種曲調的名稱，大半以一二種樂器伴奏。）

晉少飛畫

爬着，我將以他們的妒忌來飼養我饑餓之心。我將有各樣的奢侈，各樣的歡樂，所有精神上的誘惑，所有男人熱愛的肉體上的滿足。我將自，買，買——尊奉，敬重，崇拜——這平凡世界的市場所能供應的每樣人生虛僞的文飾。我失誤了許多時間，以前都選錯了，可是讓它去吧；那時候我是無知的，祇能够選擇那些似乎是最好的。」

短短的三年過去了，有一天，那男人坐在一間卑陋的頂閣中顫抖著；他的顏容憔悴，蒼白，眼睛凹了進去，穿着破爛的衣服，嚼着乾麵包皮咕嚕着：

『咒詛世界上一切的禮物，因爲其中都是欺騙和虛飾！而且每件都選錯了。這些不是禮物，祇是出借的東西。快樂、愛情、名譽、富貴；這些祇是痛苦、悲哀、恥辱、貧窮——那些永久眞實的暫時變相。仙女說那是眞實的；在她的籃子里祇有一件禮物是寶貴的，祇有一件不是毫無價値的。和不可估價的那一件，那一件可愛的，甜蜜的，和親摯的比較起來，我現在曉得其餘的那些是多麼沒價値，多麼卑賤啊；那件把窘逐肉身的痛楚和吞噬心臟的恥辱和悲哀浸沉在無夢而永久的安眠里的禮物。帶來吧？我疲乏極了，我要休息。』

（五）

仙女再來，帶了四件禮物　可是缺了死亡。她說：

『我把它送給一位母親的掌珠，一個小孩。他是無知的，可是信賴我，請我替他選擇。你不曾叫我選擇啊。』

『呵，不幸的我啊！剩下甚麼東西給我呢？』

『你還不該有的東西：老年漂蕩的羞恥。』

二三年六月廿一日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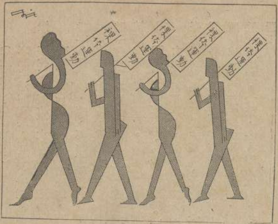
× × ×

譯後小記——事情可說是很湊巧的。仔細計算起來，當天早晨開始翻譯這篇東西的時候，正是文農去世之時。因爲有點小事，到黃昏的時候才續譯完畢。譯後下樓，傾聽到文農的噩耗了，不覺黯然久之。

做人固然避免不了死。可是方當身壯力強之年而遽逝，未免有點可惜可悲！美國幽默小說大家馬克吐溫所做的這篇東西，雖然祇是一種遊戲文字，然而也未嘗沒有深重的寓意。

比起文中的主人翁來，文農可說是幸得多了。在那五種禮物中，文農接受過愛情、名譽、也許接受過一些快樂；結果都祇是幻滅、失望、悲哀。文農在這時候不接受富貴而選取文中的主人翁所求之不得的末了一件禮物，可算聰明的。

中國漫畫界的一位最有希望的天才，如今是變成歷史上的人物了。我沒有甚麼東西可以紀念他，現在謹將所譯的這篇文字獻給文農先生在天之靈算紀念吧。



抵制外國貨的唯一辦法

鄒雅作

矛盾

女子服裝上點綴的消耗

丁深作

●封面爲葉淺予先生精作「誘惑的成分」。

●我們相信在這不可思議的都市社會和農村社會裏，不知還有幾許漫畫漫文的素材，可以提供出來，改善人生生活，所以我們深切的希望一般愛護本刊的作者，再向光明的或黑暗的前途裏去探求，開拓，發現新的寶藏，貢獻給我們熱情的讀者，並光大今後本刊的篇幅。

●下期是非常的『特大號』，凡本刊長期定戶概不加價。(編者)

時代漫畫

第八期

內政部登記證書字第叁肆肆柒號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

每冊一角

主編 魯少飛

發行 張光宇

出版 時代圖書公司

定報價目		
冊數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國內	二元四角	一元二角
國外	四元	二元

寄費在內郵費通用中國郵票

日本朝鮮香港澳門作國內算其他作國外算

編輯所 上海漢口路同安里內電話九三六八八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〇〇號電話九二〇三一

MODERN SKETCH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PUBLICATIONS, LTD.
300, Foochow Road, Shanghai.
Tel. 92031.

廣告價目								
地位	底封	封裏		底封裏		普通		
面積	全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全頁	半頁	1/4
價格	一百廿元	八十五元	五十元	七十元	四十元	五十元	三十五元	二十五元

註：可口可樂是一種美國的飲料名。Hires 亦是一種飲料名。「奧奔」是英文 Open 一字，譯作戶外。

[illegible]謀基作

最近新書

電影小說　史東山著

女人

每冊實價大洋四角

中國女人是曾經長期地被索縛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種種鎖鍊下面的。二十年來，雖經過幾次的解放運動，但因其都不甚澈底，所以女人們走的是從『舊的束縛』到『新的束縛』之路。女人始終是弱者，雖然社會是進化，可是獨不着力於『解除弱者的痛苦』，僅僅是替強盜們添造幸福而已，究竟怎樣能解決女人的問題？本書有很詳細的探討。

富春江遊覽志

周天放　葉淺予　合著

中屠福　校閱

每冊實價六角

富春江位於杭縣西南四十餘里，山水之勝，甲於天下，沿江尤多名勝古蹟，如桐君山，闞仙洞，七里瀧，靈巖山等，其中以嚴子陵釣台尤為勝境，本書敘述甚詳，並附名貴照片數十幀，睹此一書，勝如遊覽一週。

時代圖書公司

上海福州路望平街口三〇〇號　電話九二〇三一號

7079